

追思几位老党员

◎朱世纲

1966年至1975年,我插队到如皋县搬经公社严桥大队。十年农村生活中,经历的一些小故事,至今还令我感动。这些故事的主人公,是当年搬经的区社干部。如今,他们有的已届鲐背之年,有的已溘然而去,但是他们的美名依旧,精神尚存。

区委书记“做客”我家

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正是夏收夏种季节,烈日当空,酷暑难熬。一天中午,我刚从田间回到知青屋中,一位敦厚淳朴的长者,身着半旧中山装,头戴草帽,身挎一只草绿色书包,踏进了门槛,古铜色的脸上挂满汗水。这不是区委陈文翰书记吗?我连忙打招呼。

陈书记落座后,先仔细地询问我的劳动和生活情况,再说明来意:原来书记是来讨热水喝的。他从绿书包里拿出旧报纸包着的两只烧饼。我用盛饭的粗瓷大碗,从热水瓶里倒出隔夜烧的温开水,双手递给陈书记。陈书记一边致谢一边笑道:“我猜想,知青家里有开水。”

一位区委书记,领导着五个公社的“一把手”,没有一位区社领导陪同,也没有一位大队干部做伴,年近六旬,只身一人,骑着自行车,顶着烈日,到基层了解“三夏”工作的真实情况。一碗温开水,两只冷烧饼,这就是区委书记自带的午餐!

教我推车的“老农民”

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,如皋县委、县政府发出“治沙改土”的号召。我所在的生产队地处焦港河畔,在搬经、加力、常青三个公社交界的地方,尽是“高沙土”“龟背驼”。全队老少奋力平田治沙,努力实现旱改水,志在拔穷根。

麦收刚过,我们抢时间平整“坏五亩”,这是一块高低落差五六十厘米、既保不住水又蓄不住肥的坏田。晌午时分,公社谢翼飞书记带着几位干部来到田头检查工作。此时,我推着平头车,上面装满了土垡头,足有二三百斤重。小车沿着软绵绵的车槽歪歪扭扭地前行着。谢书记三步并作两步走下田来,轻声说:“小伙子,让我来试试。”说着,他卷起裤腿,将车鞭子套在颈上,熟练地推起车子。回转时,谢书记一边用大锹铲去车槽两边的软土,一边指导我:“步子尽量和车轮合拍,腰要向前倾一些,才使得上劲。力气小,车上少装点土,轻来轻去,一样有效率。”他的指导,句句是行话,这分明是一位“老农民”的经验之谈呀!我顿时如沐春风,倍感亲切。

那年头,肥料是农业生产的命根子,“庄稼一枝花,全靠肥当家”。公社党委号召大家积肥造肥,谢书记身体力行。他和普通社员一样,备了拾粪的簸箕和铲子,只要有空,起大早背起工具到处捡拾鸡粪和狗粪。书记拾粪的故事,一时传为佳话,时隔几十年,仍有老人们常常提起。

岁月
流金

红红火火的“光杆司令”

1966年末春节前,磨头区文化站丁邦和站长,找到站帮忙几个月。丁站长是搬经人,他是一位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。

凭着对如城文化站的印象,我认为磨头区文化站肯定条件不错。谁知,磨头区文化站设施简陋:三间小红瓦房子,宣传室、接待室兼宿舍,门前的一块水泥黑板不足三平方米。红房子西边是一个简易会堂,竹搁子,泥地面,土台子,二十来排木棍做的“凳子”。这可是一个多功能厅:放电影、搞演出、开大会。至于生活,困难颇多,吃饭要到相距二里的供销社食堂搭伙,常因误时吃不上饭,只能啃脆饼。喝水,要靠邻居农民帮助。

然而,文化站的任务繁重。担负着磨头、桃园、大明等几个公社的文化宣传工作,尤其要配合刚建的磨头机场搞好军民联欢活动。一头要完成县里布置的工作,另一头要配合区社的中心工作,算得上“千根线一根针”。一摊子事情,仅丁站长一个人,名副其实的“光杆司令”。

可是,丁站长却把工作干得红红火火。那年春节,接连半个月,文化站每天晚上放电影。磨头机场的解放军战士在一位柯姓首长的带领下,步行来看电影。白天,丁站长邀请到了南通著名评弹演员唐棣、唐桦演出,四乡八镇的农民兄弟慕名而来,盛况空前。演出前,丁站长站在台子上挥手教唱歌曲《别处哪儿有》,激昂的情绪、沙哑的声音,在会堂上空久久回荡。

一天清晨,魏志田县长带队慰问机场部队,专程来看望了丁站长。一边紧紧握手,一边夸奖地说:“老站长,辛苦你了!”隆重的场面、热烈的气氛,饱含了县领导对磨头区文化站工作的肯定。

丁站长的精神,给年轻时代的我,打上了人生的一抹底色。

公私分明的“老新四军”

搬经公社分管民政民调工作的干部周华友,参加过新四军北撤、担任过“乡财经”,大家都尊称他为“老新四军”。黑里透红的皮肤,大嗓门,快人快语,穿一双解放鞋,常年奔波在田间地头和社员家中。他的家就在我们生产队,我知道他的一些故事。

当年的农村生产队劳力紧张。大忙季节,老周有时帮生产队干些挑粪打麦之类的农活,记工员照例给他记上工分。老周知道之后,一定要记工员划去。他理直气壮地说:“共产党每个月给我工资,就是要我做事的,做点农活,还记工分,这不是重复享受吗?再说,严桥大队是公社让我分管的大队,我本就应该在这儿干活。”在他的一再要求下,记工员从此不给他记工分了。“老新四军”没有豪言壮语,只有实实在在的行动。这让他留下了良好的口碑,铸就了一生的不凡。



红船开往新时代
(剪纸)

◎顾如铭

红船开往新时代

陪爸妈重返热土

◎庄向星

玉兰
一瓣

爸妈离休之后,在家很少出远门了。有一天,老爸跟我说想去阔别了近五十年的崇明岛看看。

当年,爸爸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役,担任苏中支前司令部供给部部长,荣获渡江战役胜利纪念章一枚。南通城解放后,爸爸奉命接管天生港发电厂,担任工作组组长。当时,南通城许多工厂都处于停产、半停产状态,爸爸向当时的市委书记赵琅同志保证,确保南通城的工厂、学校、医院及市民的照明用电一天一刻也不停。1949年10月,南通市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召开,爸爸担任南通市工厂工会主席。

1951年3月,爸爸调任崇明县总工会主席,后任崇明城工委书记。在那儿,爸爸与后来成为我们母亲的杨莲秀同志相识相爱了。不久,爸爸又被调回南通城工作,任江苏省总工会南通办事处副主任、主任。他对组织部同志讲:我有个女朋友还在崇明呢。组织上立马把妈妈也调到了南通,可见党组织对年轻干部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生活上都十分关心!

一别崇明几十年了,现在又将踏上这片热土,一家子的心情无比激动。那是二十多年前的国庆节,我们驱车前往上海市区,当年南通到上海还没有公路桥,我们从通常汽渡摆渡过去的。爸妈站在甲板上,望着滚滚东去的长江,心潮如潮水般奔腾,也许是想起当年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景。恰逢国庆,那条著名的南京路人山人海,我们一家子随人流从西头向东慢慢步行,在第一百货大楼前的空隙处,拍了一张照保留至今。当晚,我们住宿在南京路上的一家酒店,晚饭后我提议去附近的外滩转转,妈妈说太吃力了。为保存体力,没有去成。因没让爸妈看到外滩的夜景,这也是我多年来心中的缺憾。

第二天,按计划我们驱车前往

浦东新区。爸爸搞了一辈子经济工作,早就想看看改革开放后的浦东,是怎样一种“样板”。我们登上了东方明珠塔和金茂大厦,站在上海之巅,俯瞰黄浦江,就像一条窄窄的衣带,而新兴的陆家嘴高楼林立,与老城虽一江之隔,又形成鲜明对比。爸妈对浦东是熟悉的,知道以前这里是农田,他们有亲戚朋友以前就住浦东。如今的浦东,建设速度令世人瞩目。实践再次证明,改革发展才是硬道理!离开浦东时,爸爸还特意买了一只东方明珠的小模型带回来。

从浦东到崇明,我们是从隧道还是摆渡的,印象不深了,好像是经过了非常高大的索拉大桥,上面还有邓公的题字。

崇明是我国第三大岛屿,先属于南通地区,直到1958年才划给上海。至今还有启隆和海永两个乡镇归南通管辖。在崇明,我一点没有陌生的感觉,语言也是老家说的启海话,听了非常亲切。我们开始寻找崇明总工会,但因是假期,大门紧锁着。我倒希望出现一个哪怕是“笑问客从何处来”的也好,结果里面一个人也没有。

崇明是著名的天然氧吧。我们去了东平国家森林公园,我和女儿租了辆自行车在里面兜圈圈。爱人陪着两个老人吹着海风,散散步。

我们买了爸妈喜欢吃的崇明糕和酒酿,那是爸妈的“少年滋味”。晚餐时,我们点了崇明的江鲜海鲜,爸妈吃得非常开心。我们还前往妈妈工作过的陈家镇转了转,然后摆渡从海门青龙港回通。

这是一张二十多年前的老照片引发的回忆。两个多月前,我敬爱的爸爸离开我们远去了,翻开老爸的诗词集《天地之心》,有一首题为《忆江南——游上海浦东新区有感》的词映入眼帘:

江桥架,南浦索拉斜。登上“明珠”望眼,俯瞰浦江灿云霞,楼宇万千家。